

蔣經國新傳

(三)

● 李甲孚（前東吳大學教授、自由作家）

飽經憂患偕妻回國

蔣經國一九三七年四月回國時，已經二十八歲了。他見過父親蔣中正和繼母宋美齡後，帶著妻兒回到溪口老家住了下來，在那兒寫他要寫的往事。言為心聲，他腦子裡想起來的，以及他心裡想要說的，都陸續寫了出來，對外發表。

蔣經國在蘇聯待了十二年，終於回國，如用幾句簡單的話形容當年的他，除了成家有子和學有所成外，就是苟全性命於蘇聯，和待在那兒飽經憂患了。

蔣經國回國後，心裡如果有些怨艾的話，應該後悔沒有聽他老師吳稚暉告訴他「革命要砍頭」的話吧！他終能使自己身體髮膚沒有受到一點毀傷而全身歸來，是他福大命大嗎？如用吉人天相四字評他，不也滿恰當嗎？

站在歷史觀點，蔣經國一九二五年十月有去蘇俄留學的衝動，應是很正常的。當時正是國共合作時代，青年人去蘇俄念孫逸仙大學，是當時的一股潮流而且碰巧有機會去俄國留學，能說蔣經國走錯路嗎？再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中

國國民黨發動清黨反共，也是受到情勢的逼迫才做的，如果不這樣做，國民黨的歷史就要改寫了。

現代人常說時間無情，其實空間上的隔閡，和訊息的不通也同樣無情，蔣經國一到蘇俄，他就跟自由和訊息隔開了。

蔣經國在蘇聯，不但思想被蘇俄控制，行動也受到蘇共的限制，後來連生命也岌岌可危。

蔣經國回到自己國土後，回憶他待在蘇聯的往事，他在那不堪回首時去話當年，有些事也是時勢使然不得不那樣做。一個被人牽著鼻子走的未成年入，你能怪他什麼？哪個年輕人沒有遭遇過顛沛流離，而去行拂亂其所為？一些不該說的話和不該做的事，哪個未成年入沒有說過做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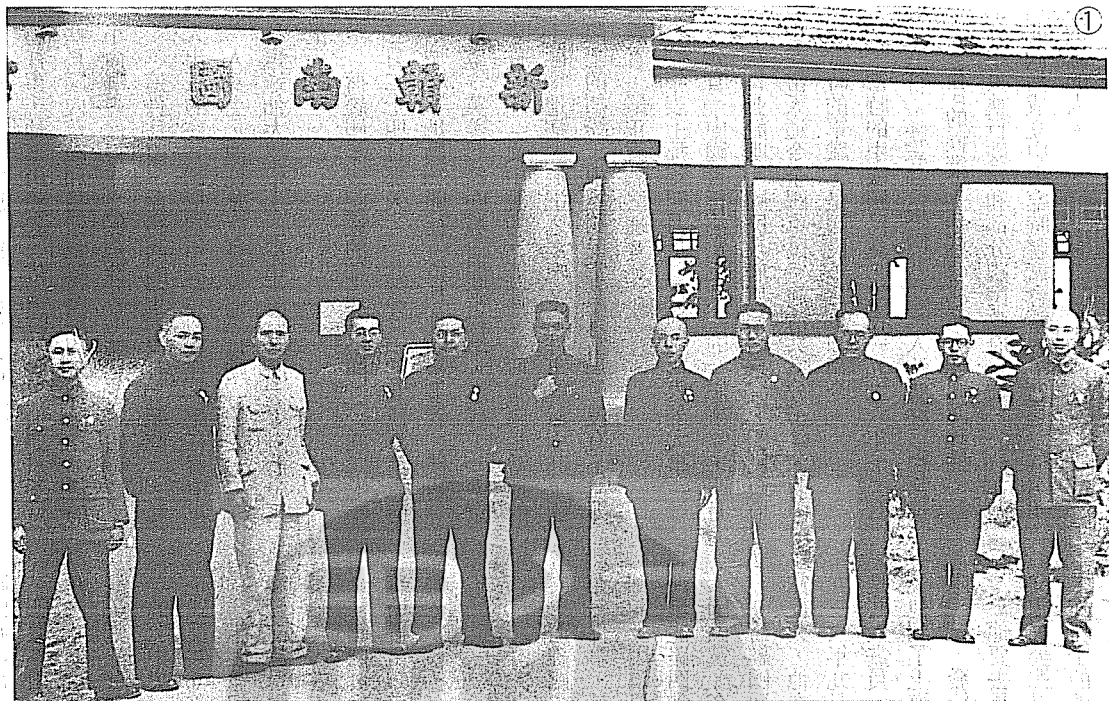
蔣經國待在蘇聯那麼久，沒有一天不想起親情，他在蘇聯能夠活下去，為的是有了愛情。他自己做夢也想不到，他終於回到故國了，眼前快要面對的，是年輕時對他管教嚴格的父親，和慈愛的生母毛福梅。他心裡想：他小時候，沒有父母給他的教誨，和沒有生母給他的母愛，他的一顆童心如何能踏實起來？又把親情放在何處？他

想著想著，他腦子裡終於想通了，也頓悟了，一顆忐忑不安的心自此也開朗起來。蔣經國心裡好像在說：過去的由他過去吧，只要「此心光明」，我又「夫復何言」！

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，蔣經國一行三人，循著十二年前由上海去蘇聯的原路線回到上海。他站在碼頭上用眼睛四處瞭望一下，上海還是老樣子，一點也沒有變，有人跟他捎來消息，他父親蔣中正，要他一到上海，就去杭州見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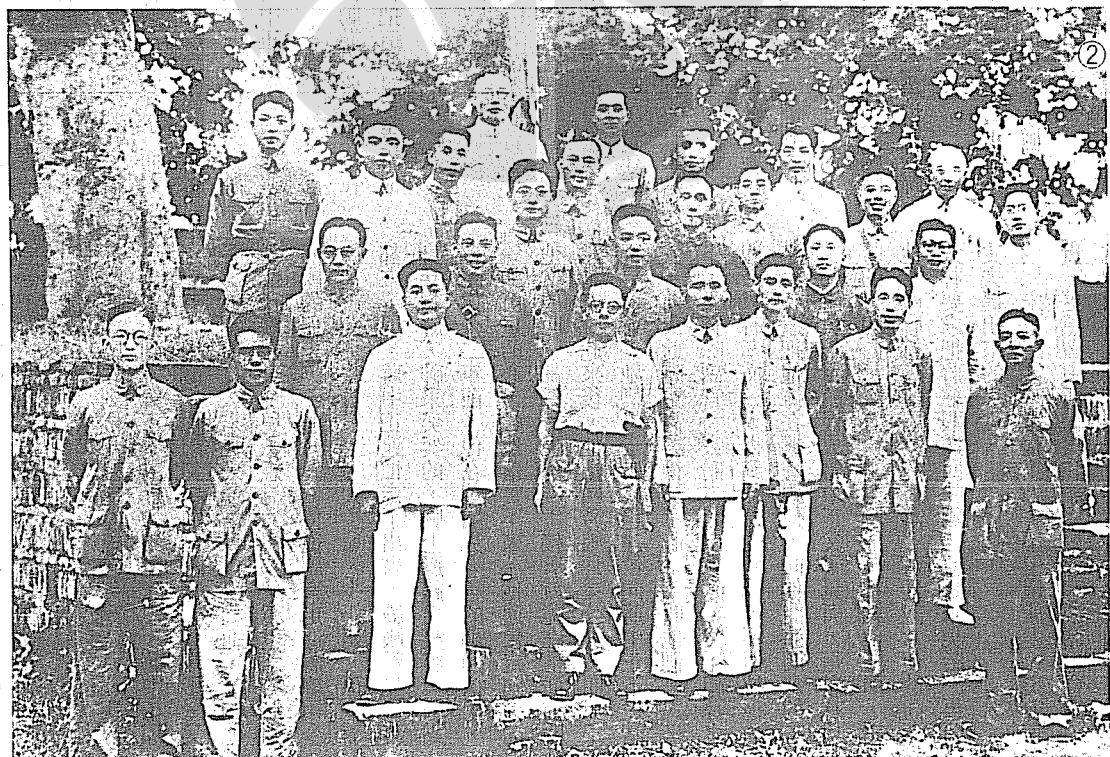
蔣經國自小就很孝順父母。父親對他管得很嚴，看見經國時，總是繃著一副嚴肅面孔，教他怎樣讀書和怎樣做人？以及怎樣立身處世？經國的生母，卻非常疼愛她的兒子，把他當成自己的命根子。

經國這個時候才知道，原來別人說的：「爸爸已經跟生母離婚，另娶了名叫宋美齡的繼母，但她沒有生育這些話都是事實。他向人打聽他的生母時，她仍然住在溪口老家，如今卻要去杭州見繼母和父親，應該先見哪一位哩？又怎樣稱呼繼母哩？接著他又想起陳紹禹借機捏造的那封「給母親的信」，以及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，中國



① 蔣經國(中)與贛南各縣縣長合影。

② 蔣經國(二排左二)與贛南各縣縣長及專員公署高級官員合影。



國民黨實行清黨反共後，在孫逸仙大學發生的一些往事，他不由想起：依當時情勢，他如果不做些為國內尊親和長輩都難諒解的笨拙動作，他的小命哪裡保得住？保全性命不就是孝之始嗎？

這件事，蔣經國的年表沒有「記載」。私人出版的書，卻把當年清黨的責任，記在蔣中正一人身上，說他是「發動清黨行動」的人，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學生，當年還發起過「聲討蔣中正的行動」。

蔣經國年表記載的卻完全不同：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天，「共黨分子趁北伐軍進入南京城時，煽動『匪徒』搶劫外國領事署、機關、住宅：英美兵艦向城內開砲轟擊，造成了『南京事件』。」文中說的「匪徒」，所指應是當地的土匪、地痞、流氓之類吧？這件事既然引起了國際上的糾紛，中國國民黨負責當局，沒有不立即處置，嚴正視聽之理？

年表上那年四月十二日的「國內外大事」欄，就有「中國實行清黨反共」的「記事」，四月十八日並記明「國民政府奠都南京」，國民政府更在當天通令全國軍民「肅清共黨分子」。蔣中正當時的軍職，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。

當時的中國國民黨，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三日，就受到俄國共產黨人鮑羅廷 Michael Borodin 的操縱，在武漢成立一個武漢政權，部分中央執行委員和部分國民政府委員，公然在湖北武昌成立中央臨時聯席會議，主席是一個名叫徐謙的人。

蔣中正那時正在前方指揮軍隊打仗，他接到

國民政府命令，要他肅清共黨分子，他身為軍人，哪敢不服從政府命令？他遂毅然決然的，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在前方通電表示，「擁護清黨及奠都南京」。當年七月十五日，連在「武漢」的「中央」，也「通過取締共產黨案」，而「正式反共」。

年表並記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，「中共黨徒策動南昌暴動」，十三日，蔣中正為了「促成寧漢合作，在上海通電辭職」。

國內發生這一連串的政治動盪，蔣經國待在莫斯科會知道嗎？蘇共當局會把這些訊息告訴他嗎？

祖孫三代和樂歡欣

蔣經國一九三七年春回到上海後，他想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去中國國民黨在上海的黨部報到歸隊，因為早在一九二五年他十六歲時，就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，宣誓加入國民黨，介紹他入黨的是林煥庭同志。

蔣經國回想早在一九二七年，國民黨實施清黨反共，他在蘇聯共黨的「預備黨員」權利，一九三六年九月，已被蘇聯共黨撤銷，他自己已不是共產黨員，自應向國民黨提出報告和請求歸隊，他到了上海黨部後，裡頭的人立刻為他辦理歸隊手續，發給他一份證明文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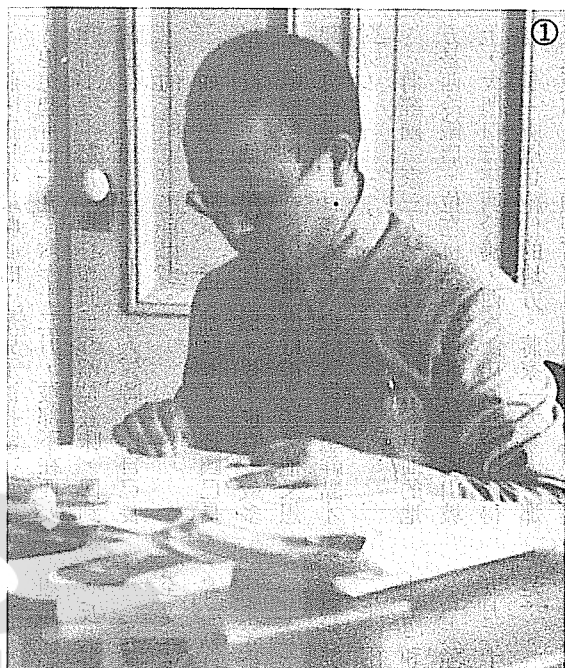
他要去看父親和繼母的事，腦子更想通了。父親另娶繼母，是長輩之間的事，在家庭倫理上，作兒子的他，哪有過問父親婚事之理？況且，十二年前自己出國時，父親只當黃埔

軍官學校校長，如今，父親身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任，一身繫天下安危，父親的威望，做兒子的不能去傷害他！

蔣經國去到杭州，猛然想起父親為大，就帶著妻子先到父親下榻的地方請見父親。蔣中正那年已五十一歲，他想到經國已經二十八歲了，父子二人不但長久未見，連信息也沒相通，不知他長成什麼樣子？兒子想見父親，父親也急於見到回國的兒子，不一會兒，侍從副官走進蔣總司令屋裡，向他報告道：「大少爺、少奶奶、孫少爺都來了」。蔣中正連忙走了出來，經國看見父親身穿軍服，神采奕奕的，臉上還露出笑容，一點也不像十二年前，他在黃埔見老爸的那個樣子，一顆沉重的心，頓然落實下來。他連忙走向前向他父親叫了一聲「阿爸」！接著就跪在他面前叩頭請安，起來後，他忙叫芳娘拜見公公，叫兒子拜見爺爺，她們母子二人也連忙向蔣中正下跪請安，蔣氏此時更高興得笑了起來，叫他們三人坐下，又招呼副官「去請夫人出來」。父子祖孫之間，只有孝文一人得到爺爺的愛憐，不但拉他的手，還把他擁在懷裡親他，向他問這問那的。

宋美齡對於促成蔣中正父子見面，是滿有功勞的。國內每次有人去蘇聯，她都約他見面，請他在蘇聯打聽蔣經國的下落，蔣廷黻大使敢向斯大林要求把蔣經國送回中國，就是宋美齡一再向丈夫提出來的。

宋美齡當時還很年輕，不但儀態上，雍容華貴，更熟習中西禮儀和語文，連寧波話也會講，當她由侍從副官引入會客室時，蔣經國等三人，



- ①任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時的邱昌渭。
②章亞若在桂林抱著孝嚴、孝慈兩兄弟。
③章孝嚴。④章孝慈近影。



見繼母從容大方，滿臉笑容，蔣經國心裡對她肅然起敬，連忙站起來向她叫了一聲「阿媽」，向她鞠躬致敬，宋美齡芳心好不喜悅，招呼他們坐下，她自己剛要坐下時，芳娘孝文母子又走過去要向她跪安，她連忙攔住了她，經國定要孝文向阿婆跪拜請安。蔣家祖孫三代，團聚一堂，氣氛和樂歡欣，像這樣溫馨感人的場面，是蔣府以往少有的。

蔣家父子會面，場面溫馨熱鬧是有原因的。蔣經國在蘇俄吃足了苦頭，他父親是知道的。各方傳來兒子的訊息，不管是好是壞，並沒有有人為經國的行爲做過查證，事情也就不了了之，事實上也沒有人有心思過問經國的事。中國人親情的可貴就在此。

蔣中正早年最耽心的，是兒子被扣留在蘇俄。他想起自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被部下在西安扣留了近半個月，身心和面子都不是滋味，回到南京後，又想起兒子在蘇俄當人質時日比自己長，吃的苦頭應該比自己多。

如今兒子、兒媳、孫子都回國了。經國已長得那麼大，個子跟她生母一樣，孫子也有一歲多了，哪能像以前一樣對他那麼嚴肅？接著他又想起：自己已是半百老人了，應該對兒孫慈祥點才對呀！

(三)傳新國經蔣

蔣經國一家三人，在杭州跟他父親見面的地方是西冷飯店，位在杭州西湖西北方的一座山坡上，大門口有座西冷橋，西冷飯店以西冷印社得名，是一處風景絕佳的地方。蔣家一家人，那天在飯店吃了一頓豐富可口的團圓飯，蔣經國邊

吃邊說，西湖的魚好鮮。芳娘不會說中國話，孝文還在呀呀學語，芳娘向公婆的答話，都由經國充當翻譯，宋美齡對大家說的英文和寧波話，芳娘一句都聽不懂。

蔣中正問他兒子芳娘是哪兩個字？經國先向父親稟報俄國原字原音，接著向他說明芳娘譯音；蔣中正靈機一動，芳娘二字把草頭和女字邊旁去掉，不就是方良嗎？經國立即遵命答應下來，他的愛妻來中國後，最先叫的是方良，以後也有人叫她蔣方良，報戶口即用這個名字。

撥開雲霧見到青天

「蔣經國記事年表」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所記，原文有下面一段話題：

先生留俄十二年，備歷艱險，而於共產組織、制度之無人性、無自由，體認更切，反共意志益堅。

返國後，奉父親之命，屏居溪口故里，至是年九月，其間在徐道鄰先生指導下，專心研讀陽明全書、曾文正公家訓、論語、朱子綱目等，暨孫中山先生遺著。

這一節年表的記事，特別提到蔣經國將在蘇聯所經歷之事，撰成「冰天雪地」與「去國十二年」兩書，這兩本書就是他寫的「我在蘇聯的生活」和「我在蘇聯的日子」。

大陸上的資料，還收有蔣中正於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二日，寫給他兒子經國的一封信，原文是：

你的學問、經歷，以及到俄後，至今回

國之前，十餘年來，每年每月，個人生活之經過，可先作一具體有系統之報告，再述你以後，個人所抱負之志願，以及能力所及，你所希望之工作，以備考驗。

「撰成『冰天雪地』與『去國十二年』兩書」，就是蔣經國為他父親寫的兩份「具體而有系統之報告」，年表把經國完成兩書時間，列在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，時間提前了。依我個人考證，蔣經國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後坐船到達上海的日子是四月十八日，接著他就帶領妻兒回溪口老家。他一家人在回國路上走了二十多天，到了老家，總要休息、安頓一下吧！何況經國夫婦爲了討生母的歡喜，還依照溪口鄉的禮俗，在家鄉補辦了結婚儀式，完全是中國人舊式結婚禮儀，蔣家爲這件喜事，熱鬧了五、六天，親眷們各自散去後，他夫婦才安定下來。經國所寫兩份報告，文字並不算短，可能是在四月下旬完成草稿，他父親要他寫報告的信寄到，他只好一面整理報告，一面用鋼筆謄寫報告，寫完之後，立刻派專人把報告送給在南京的父親。

蔣中正收到兒子的報告確是兩份，他看完之後，寫了一封回信寄給經國，發信的日子是六月四日，我估計經國兩份報告，應是五月底以前送到的，因爲這份重要報告，是蔣中正急著要看的，而且，據蔣經國在他父親過世後寫的「守父靈一月記」裡，提到他「父親對此報告，批閱四次之多，曾囑妥爲保存」，證明蔣經國的父親把兩份報告看了四遍之多，依一天看一遍計算，也要

連看四天才看得完。蔣中正六月四日寫給兒子的回信是：

經兒知之：

你報告兩部，皆已閱畢，感慨殊多！

回想經過之患難與苦痛，應知以後時時在家，在國之難能可貴也，望常自省覽，應將原文寄還，寶藏家中，可作寶貴材料也。

蔣經國看完他父親給他的信，說的都是鼓勵他的話，沒有一點責備之意，他當時好像撥開雲霧見青天似的，開心極了。

抗戰爆發出任要職

蔣經國於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趕寫兩份報告寄給他父親外，剩下來的時間，就是在老家讀書了。蔣經國在溪口讀書，足足待了八個月零十天，父子之間，為了讀書問題曾通過好幾封信，經國父親還回到老家跟他見過一次面，談了許多家務事，並問他今後想做的工作。

一九三七年中國發生了一連串的大事，最關緊要的有如下述：

1.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，日軍在北平近郊蘆溝橋向國軍開火，用大砲轟擊河北省宛平縣城，揭開了七七事變全民抗戰的序幕。

2. 七月十七日，蔣中正委員長在廬山談話會中，對世人作了嚴正的表示：最後關頭已到，唯有拼全民族的生命，去爭取最後的勝利。

3. 八月十三日，日軍進犯上海，淞滬大戰爆發，迄至十一月十一日，國軍全部撤離淞滬。

4. 八月十四日，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。

5. 八月二十二日，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，收編共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。

6. 九月二十二日，中共發表「共赴國難宣言」，向全國國民提出願意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諾言。

7. 十一月十二日，國民政府移駐重慶，作領導全民長期抗戰的準備。

8. 南京失陷了，時間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十三日。

蔣經國是一九三七年十月，攜帶妻兒由溪口去到江西南昌的。他請他生母一同去南昌住，她就是不肯，當時的日軍，已經佔領了上海，南京一失，錢塘江南岸是守不住的，蔣經國也不可能再在溪口久待下去呀！而且江西熊式輝主席歡迎他去南昌，情意非常誠摯。

蔣經國年表記載：一九三八年一月四日，江西省政府發表人事命令，由蔣經國出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。二月十五日，經國的女兒孝章在南昌出生，九月蔣經國兼任江西省新兵訓練處處長，在江西臨川訓練新兵。一九三九年二月，新兵訓練處遷往江西贛州黎澍背村訓練，三月二十九日，國民黨中央，調蔣經國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受訓，四月十七日開訓，五月十五日結訓，訓練地點在重慶市浮圖關，一九四一年二月改名復興團。

蔣經國在中訓團結訓之後，他的任務更加加重了。他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，出任江西省

第四行政區行政督察專員，兼保安司令及贛縣縣長，專員公署設在贛州城西西津路米斗巷。

第四行政區共轄：贛縣、大庾、龍南、定南、虔南、上猶、信豐、安遠、尋鄔、南康、崇義等十一縣。他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就職，於一九四五年七月辭職，在任六年。

蔣專員贛南新政治

蔣經國到江西贛縣走馬上任後不久，他先向第四行政區轄區十一個縣的縣民，公告了一份禁令，當時叫它三禁，項目包括禁煙、禁賭和禁娼。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，經國在贛縣專員公署，邀請各界人士舉行春節座談會，向大家提出「建設新贛南」的主張，重要的課題是他準備在贛南轄區各縣，推行他主張的「新政治」。他向轄區人民報告：計畫在三年之內，完成人人有工作，人人有飯吃，人人有衣穿，人人有屋住，人人有書讀五個施政目標。

江西是作者的故鄉，抗戰時期，作者去敵後工作時，常經過贛縣、龍南……一帶地方，當時我見到和住過的那些縣分，都欣欣然的有一股生氣，一般居民們老一代的，生怕蔣經國專員剝奪他們的既得利益，年輕一輩的，個個欣賞他的新作风，總括一句話，當地十一個縣的煙賭娼經專員正式公告之後，都絕跡了。

我的父親李作之有一年躲土匪，從家鄉逃到南昌，我去那裡看他，晚間閒聊時，他問我認不認識蔣專員？我回答父親「並不相識」。他告訴我：「聽說蔣經國單槍匹馬去過一處土匪窩，跟

土匪頭子一道喝大碗酒，吃大塊肉，當那個土匪知道他是蔣中正的兒子時，土匪頭子臉都嚇白了，他感激蔣專員不辦他，從此洗手不幹，並把武器交了出來。我們南城家鄉如果歸他管就好了。」

我來台後，跟蔣經國的親信幹部蔡百里，曾在一起共事過，蔡百里在贛南待過，我是贛人，我們因而相處得非常好。有一年一同去東部出差，下榻在知本溫泉，晚間聊天時，從他的談吐中，蔣經國確曾去過土匪窩裡，把土匪頭子感化過來，要他改邪歸正。

蔣經國整飭貪污，在贛南辦過三件大案子：一是一九四〇年在贛縣槍斃了敵貨檢查隊長任錫章，二是一九四四年夏天，槍斃大庾縣池江鄉黃鄉長，三是向江西省政府上報告，請求把大庾縣長廖聲濤撤職，因廖在崇義縣長任內貪污不法。

任錫章是青幹班畢業的學員，由蔣經國一手培植成材。任錫章貪污的錢只有八百元，保安司令部軍法官最初判他有期徒刑十五年，蔣經國卻批示處死刑，蔣經國告訴法官：「執行後要好好安葬他，並對他妻兒妥善安排。」

案子還沒有執行，就接到熊式輝來電，令將任錫章解省，交軍法處審理。陳誠也來電，令將任錫章解長官部。蔣經國火大了，忙叫法官立即執行，並覆電熊式輝、陳誠兩位長官：「接奉來電前，此人已槍決。」

蔣經國在贛南特別重視新聞事業和教育工作，還單獨成立了一個情報室。

他在贛南辦的新聞媒體，有正氣日報、青年

日報、青年出版社、青年通訊社、中華正氣出版社、青年時代月刊社；辦的學校有正氣中學，大學先修班、正氣大學；大學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奠基破土施工的，房子還沒蓋好，贛州就淪陷了。

贛縣情報室隸屬於專員公署，在贛縣均井巷一號辦公，其職掌是查禁煙土、查禁賭博，查緝漢奸間諜，查緝走私貪污。情報室主任的先後任，有黃中美、楊明三人，下面的行動組長是蔡百里。

蔣經國在贛南的新作風，老百姓都擁護，士紳們卻公開反對他推動的除暴安良、停征花捐、妓女從良三大政策，並向中央密告蔣經國在贛南搞赤化。蔣經國於一九四〇年四月一日，在正氣日報發表了一篇「是非辯」專文，大意是：

——禁煙：專署查封了一家大土膏行，槍決了一個煙販，煙館就關門了。

——禁賭：不問聚賭的是什麼人？凡是參加賭局的人，一概拘禁，賭博自此絕跡了。

——查緝奸商：一九三九年十月，贛縣發生油荒事件，當場查到商人囤積煤油五千箱，公家照購進時的價格處理，並未沒收。打從此起：(1) 人民隨時可以買到煤油，(2) 別的地方油的售價，一斤賣三十五元，贛州只賣二十三元。

——平價：米價平定了，平民得到實惠，囤米商人竟然說官府在干涉他們營業。

蔣經國寫的是非辯一文最後結論只有一句話：「是非自有公論」。蔣經國當時寫文章，是要當地社會人士來評理，他為民服務的做法怎會是

在搞赤化？

辦青年團服務社會

三民主義青年團，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在湖北武昌成立的，由蔣中正兼任團長。

青年團並在各省設支團，江西支團由蔣經國負責，他在成立當天向大家宣布：「青年團成立的目的是服務社會，不是升官發財」。接著又辦理青年團江西支團幹部訓練班，簡稱青幹班，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底前辦完兩期，蔣經國自任班主任，兩期訓練出來的幹部，共有二百七十多人，分發江西省各縣青年分團，做社會服務工作。

「蔣經國記事年表」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青幹班第一期的「記事」，原文寫得非常簡單，大意如下：

章亞若為青幹班第一期學員，深得先生（指蔣經國）器重，結訓後，返回專員公署秘書室工作。

一九四二年二月，年表的「記事」欄，有下回一項「記事」：

章亞若在（廣西）省立桂林醫院，產下雙胞胎男兒，一說元月二十四日。

一九四二年九月上旬記下了下面一則：

章亞若在桂林暴病逝世，葬於桂林市郊鳳凰嶺山腰，一說八月。

自此以後，年表再沒有章亞若的記載，作者謹就所知略記如下：

蔣經國父親蔣中正，字介石，生母毛福梅，繼母宋美齡、妻方良，子孝文、孝武、孝勇，女

孝章。情婦章亞若，子孝嚴、孝慈。

章孝嚴、孝慈兩子，是一九四二年蔣經國三十三歲時，章亞若為他生下的。

章亞若家人原住南昌，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，日軍攻佔南昌之前，她就跟家人一起逃難了，逃的方向是向南方走，總算逃到贛州西門外，向當地農民租到一間民屋居住。章亞若在南昌葆靈女中就讀時，她的國文底子很好，字也寫得秀氣，原因是她有家學淵源。章亞若能在那家天主教教會學校畢業，得力於她父親對她的照顧，她父親原先是學法政的，在南昌當過律師，那個時代的律師，業務並不發達，家境因而不寬裕。亞若後來也嫁了人，是親上加親的婚姻，當時她只有十五歲，她的夫婿是個讀書人，亞若為他生下兩個兒子，結婚只有八年，她丈夫就過世了，亞若只得搬回娘家，跟母親住在一起。

一九二六年的南昌，孫傳芳的部隊已經被國民革命軍撵走。那年的南昌最亂：革命軍打進南昌後，北洋軍又奪了回去，市區裡的治安，到處亂糟糟的，軍隊挨家挨戶的搶，我家當時住在南昌市松柏巷四號，北洋軍的士兵就光臨我家搶過。

革命軍第二次打進南昌後，治安才安定下來。

當時的青年人，都是向著革命軍的，穿長衫的男生都改穿短裝了，女生忙著剪去長髮的辮子，穿起旗袍來，原來都穿布鞋的男生女生，都向家裡要錢買皮鞋穿了。青年人和一些新式家庭都在趕時髦，以適應當時的新潮流。

章亞若蔣經國之戀

章亞若由於她父親是學法律的，她被父親的同事介紹到法院工作。她沒有念過法政，做的事情可能只是文書一類的工作，為了補貼母親持家的家用，她不得不出去做事。

亞若當公務員，有一段很長日子。她到了贛州後想就業，這是當時年輕女子都有的衝動，也是她的本分，因為革命軍平定南方後，當時的男女兩性，地位已經拉得很平等了。

亞若能順利去專員公署工作，得力於江西第四區保安副司令吳驥向蔣經國的推荐。亞若練過書法，作文也寫得很好，加上她長得端莊大方，落落出眾而且又具備做事的經歷與學歷，找工作就方便了，最有說服力的，是蔣經國當時推行的新政治，有「人人有工作」一條。

亞若在專署做的工作，可能同她早年在法院工作相近，是文書之類的事。做這一類工作，重在反應敏捷，記錄確實，而且這些東西，都會一級一級的呈到長官面前，以她書法的秀麗，文筆又暢順，受到蔣專員的賞識，是事理所當然。當時大敵當前，日機的轟炸目標，一是重慶，二是贛縣，因為重慶是蔣中正坐鎮指揮的地方，贛州是蔣經國的地盤，日軍恨不得把這兩個地方炸平。我當時就待在重慶，在對岸的江北縣，主持當地的治安工作，我住的地方也受過日軍的轟炸，就是一個例子。

贛州連番被炸之後，民屋、機關和市街，都需要整理，受傷的同事和居民，也需要救護，章

亞若就在贛縣城鄉做起這種工作來，而且做得十分賣力。

青年人都是上進心切的。一九三九年十月，青年團辦的青幹班在招生了。章亞若是該班第一期畢業，以她的天分和才幹，都夠格入班受訓。和她同期受訓，青幹班一期學員現今在台的，都是知名的人士，如許素玉、王昇、蕭昌樂都是。昌樂在退輔會任督察主任時，我跟他有過來往，許素玉和王昇，我都在陽明山革命實踐研究院見過面，他們都是非常傑出的黨政高級領導人才。

蔣經國在贛南，有定期、不定期接見民衆的習慣，為的是關心人民的疾苦。民衆來向他陳訴時，說的都是當地土話，很重的鄉音，蔣經國聽不懂南昌土話，不得不借重南昌人章亞若了。她為蔣專員當口語翻譯，又為來人紀錄所陳述的意見，做得都非常得體。年表所記「章亞若深得蔣經國器重，結訓後返回專署秘書室工作」一點指的當是口語翻譯和記錄民衆申訴事項。

男女兩性的相互被吸引，依照佛教觀點，只是一個緣字。有緣的人會千里來相會，無緣的人縱然常常見面也了無印象，蔣經國跟章亞若由相識而成為長官部屬關係，這就是緣，彼此見面日久，有了情感之後，就互萌愛意起來，因緣就更加深刻了。人與人間的緣，有時緣一來就緣生了，一旦緣盡，緣就接著止住而緣滅了。所以以平常心去看這件事發展是對的。

章亞若是一個好好的人，突然的生起病來，又突然的過世，這是人間一件最悲慘的事。這個不幸訊息一說是廣西省政府民政廳長邱昌渭用電

報通知亞若的戀人和雙胞胎生父的據說電文中有一「當負責處理後事」的話，來電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八月，日子不詳，一說是邱昌渭夫人拍電給蔣經國的，下期當續作分析。

章亞若是怎麼死的？從文獻上看，只知道當天她出外赴邱昌渭的晚宴（也有人說不是赴宴），回家之後，她就開始上吐下瀉，送到醫院急救

，卻救不好這個沒有生病的人，第二天中午（或下午）她就過世了。迄到現在，沒有一個人知道亞若的真正死因。這是她和蔣經國真的緣盡了嗎？還是二人緣分僅止於此？

男方增加了兩個突出的後人，章亞若自己也有了後，這不就是緣嗎？歲月頻增，紅學的研究我沒有斷過。每當有人心念到「春蠶到死絲方盡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」時，都會悲愴悽涼起來。我覺得兩位主角的淚，雖然都流乾了，他們的情意，會無盡期的傳下去，一直傳到很長很久。（未完待續）



①任江西省保安處副處長時的蔣經國。

②蔣經國（左六）與工作同志合影。

